



意林

《意林》
编辑部编

多味
Love of
Multi-Taste
之恋

我记得 你说过的 每句美好

WO JIDE NI SHUOGUO DE
MEI JU MEIHAO



百万畅销书作家同台
诠释生命中的美好

意林豪华
写作阵容集结

独木舟
倾情作序



吉林摄影出版社



我记得 你说过的 每句美好

常州大学图书馆
WU-JIAO NI SHUOGUO DE
YU SHUO MEIHAO

藏书章

《意林》
编辑部
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记得你说过的每句美好 / 《意林》编辑部编. -- 长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6.3
(多味之恋)
ISBN 978-7-5498-2511-0

I. ①我… II. ①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323号

我记得你说过的每句美好

WO JIDE NI SHUOGUO DE MEI JU MEIHAI

项目出品 意林松果阅读

出版人 孙洪军

主编 顾平 杜普洲

责任编辑 施岚 胡晓路

总策划 蔡燕

丛书统筹 黄磊

策划编辑 黄磊

特约编辑 刘思遥

设计总监 资源

封面设计 资源

美术编辑 孔凡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280千字

印张 8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址 www.jlsycbs.net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2511-0

定 价：29.80 元

启事

本书编选时参阅了部分报刊和著作，我们未能与部分作品的文字作者、漫画作者以及插画作者取得联系，在此深表歉意。请各位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及赠送样书。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七号华腾北搪商务大厦1501室《意林》编辑部（100022）

电话：010-519086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曾经的它 ↗

她住在玻璃的孤岛上	戴帽子的鱼	003
时光摩天轮	张芸欣	013
朝夕	墨小芭	033
彼岸的风景	独木舟	049
第八条校规	韩十三	069
夹页中的枯蔷薇	橘文冷	083
蜡梅街初雪	凌霜降	105
恋如风花	林笛儿	117
白色旅馆	沈嘉柯	135
哥本哈根没有童话	七微	143

青春魅族 ①

带我走，去遥远的星球	那夏	林羽尘	木樱诺	160
好狗Zippo	是今	杨洋		165
被仰望的星星	籽月	少司命		
云喜的秘密	七微	木木		
第八条校规	韩十三	陈亚琳		
恋如风花	林笛儿	林羽尘		
约定	朱品燕	林间清歌		

奇幻校园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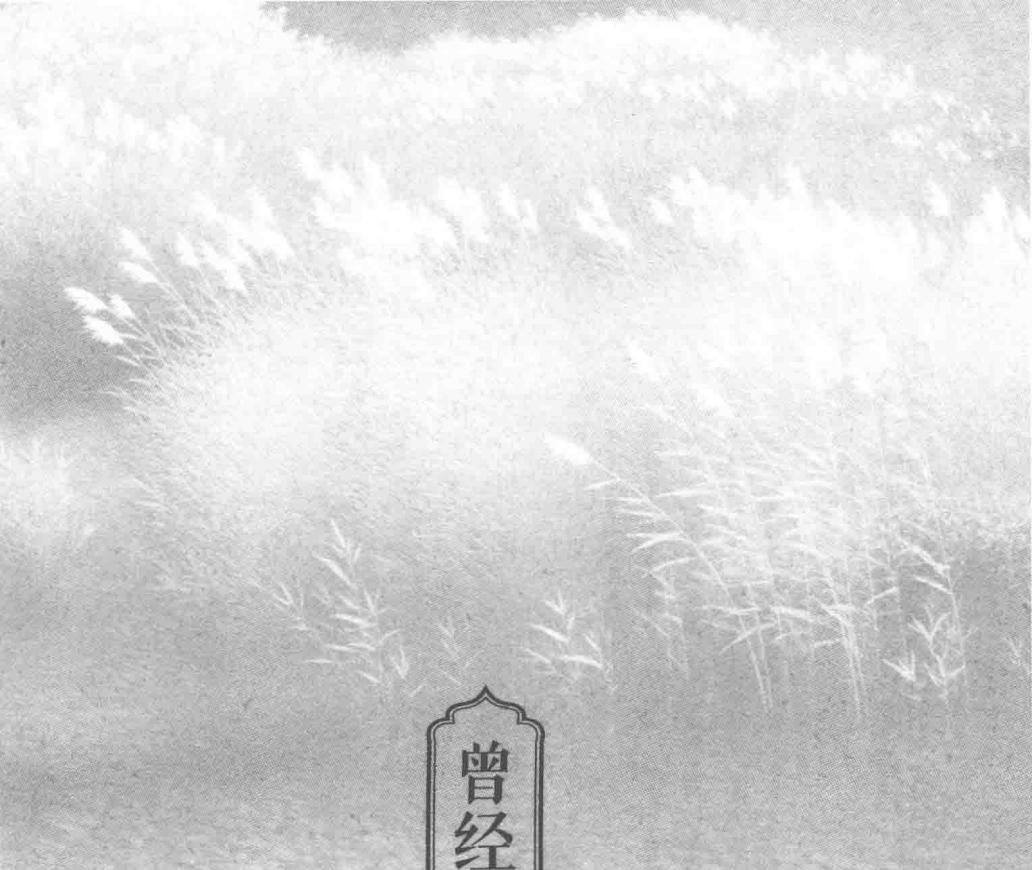
朝夕	彭湃	墨羽	202
记忆的坐标	墨小芭	沈锁锁	208
蜡梅街初雪	黄春华	午夜风暴	213
时光摩天轮	凌霜降	青衫磊落	219
张芸欣	刘亚艳		
171	225		

记忆碎片 ③

朋友	彭湃	墨羽	202
记忆的坐标	墨小芭	沈锁锁	208
蜡梅街初雪	黄春华	午夜风暴	213
时光摩天轮	凌霜降	青衫磊落	219
张芸欣	刘亚艳		
225			

绯色街角 ④

甲甲瘦身家园	陈麒凌	秋小闲	232
夹页中的枯蔷薇	橘文冷	Player	239
她住在玻璃的孤岛上	戴帽子的鱼	苏浅浅	244
244			



曾经的它



她住在玻璃的孤岛上

文／戴帽子的鱼

她从一个谜，但我不必追究太多。我只需要知道，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值得我对她好。她若生病，我心甘情愿地照顾；她若被欺负，我不假思索地站出来；她若需要帮助，我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戴帽子的鱼





我与KK初次相遇，是在一辆公交车上。

正是客流高峰期，在永和站下车的人很多，我站在后门边上，像块面团一样被人疯狂挤压。KK本来貌不惊人，沧海中一粟般毫不起眼儿，但是她突然大吼一声：“抓小偷！”声音清亮无比，乱糟糟的人流竟然暂时停顿了一会儿，大家都注意到她凛然的表情。而一个瘦小的青年像土拨鼠钻地一样拼命地朝后门挤过去，另一名威猛的中年男子不动声色地逼近她，袖口露出一截刀尖，暗示她不要多管闲事。

KK没有退缩，她手里抱着一本厚厚的书，直接砸到中年男子的脸上，然后冲向瘦小青年，从他口袋里搜出我的钱包，打开一看，里面除了我的身份证件和学生证再无其他。她重重地踩了那青年一脚，恶狠狠地问：“里面的钱呢？”而那青年看着我，一副倒大霉的懊恼样。

“那个……”我摸摸鼻子，声如蚊蚋，“里面的确没有钱。”

我刚上大学，家里为学费已经焦头烂额，我只能自己打零工赚生活费，过得十分拮据。

KK和我一起把小偷扭送到附近的派出所。我看着大汗淋漓的她，觉得十分不好意思，有心请她吃饭道谢，但是身上又没钱，于是尴尬地站在原地，一阵脸红。

“你是大学生啊？”她眯着眼睛打量我，忽然说，“你需要找兼

职吗？”

“当然！”我急忙答道。

KK给我介绍的工作，我做梦也想不到是在她的书店里打工。强调一下，是她的店！她不过是个十八岁的小女生，竟然在实验中学附近拥有一家自己的书店。

“我平日经常外出，正好缺个人帮我看店。”她打开紧闭的卷帘门，我吃惊地望向里面，本来以为是苍蝇般的小店，结果这里足足有一百平方米，不仅书柜是玻璃的，墙壁上还用了许多玻璃装饰，这是一间梦幻的玻璃书屋。

在KK的书店工作很轻松，她为人大大咧咧，从不斤斤计较，而且常跑出去，每日回来也不与我核账，仿佛对于我这个她从公交车上捡来的陌生人十分放心。我心里对她感激无比，起先看书店利润不高，很主动地做了一份整改方案，比如不能纵容顾客蹭书看。但是KK翻了几页便打了个哈欠，淡淡地说：“无所谓。”我才知道KK对经营不太上心，仿佛书店只是她的一个兴趣爱好，不一定要以此谋利。

大概她家里很富裕？我猜测，可又觉得不是。她平日穿的用的都是便宜货，从没见她买过什么奢侈品。而KK也根本不对我提起她家里的是事。她像一阵风，独自穿梭在这个世界之中。

她似一个谜茧，但我不必追究太多，我只需要知道，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值得我对她好。她若生病，我心甘情愿地照顾；她若被欺负，我不假思索地站出来；她若需要帮助，我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相处久了，我渐渐摸清KK的行踪，就算事情再忙，每周日晚上她一定会出现。店里的玻璃虽然好看，却很容易弄脏。周日晚上，她会认真地一片一片擦干净，一般是先哈一口温暖的热气，然后用抹布慢慢地擦拭。这样打扫完整个书店，通常已耗去大半个晚上。

当她面对玻璃时，我总察觉到她怀着不一样的情愫，仿佛她对玻

璃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情。

这一晚，她就直接睡在书店里，从柜台下拖出一张折叠床，摆在书店中央，对我道句“晚安”。等我走出门口，书店的灯也灭了，我在门口悄声祝她有个好梦。第二日我提了豆浆和油条早早来上班，她还睡着，嘴角带着笑，却让我生出一种可怜的感觉。

我们一起擦玻璃的第七个晚上，KK晕倒了。那时，她正站在梯子上，身子一软，忽然向前倒，压着玻璃书柜一起砸到地上，她倒在地上的玻璃碴儿上，血染的样子十分骇人。而随着多米诺骨牌效应，书店里的书柜一个接一个倒下，末日般惨烈。

KK在医院醒来，抿着一根盒装纯牛奶的吸管，面色苍白，看上去像刚产下的白色小猫。

我已经问清始末，她今天下午去献血了，但是没有好好休息，晚上站在木梯上，忽然一阵眩晕。

“玻璃都碎了吗？”她仰着头，很担心地问我。

我艰难地点点头，注意到她的眸子刹那间暗淡无光，便试图转移话题，问她家人的联系方式。

“家人？”她喃喃数次，绽开一个微弱的笑容，很小声地说，“我的家人，就是玻璃。”

我想到书店里遍地的破碎光芒，心猛然抽痛。模糊的泪光里，仿佛看到一座玻璃孤岛上站着一个孤立无援的少女。

“为什么？”

KK的小脸苍白得透明，她真的是玻璃的女儿吗？

凡是很难过的事，KK总是喜欢笑着说。这是我和她相处以来发现的她的习惯。这时，她笑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灿烂。“因为我是试管婴儿啊！我在玻璃器皿里形成胚胎，然后移植到妈妈的身体里。”

多年以前，KK的父母渴望有个小孩儿，却一直没有结果，于是走

遍了全国各地的医院，最终决定接受试管婴儿，直到第三次才成功。他们欣喜若狂，把KK的出生当作上天最大的恩赐。KK的童年几乎完美无缺，任何玩具只要她多看了一眼，父母马上买给她。不管她做了什么错事，父母依然温柔。

可是在她十六岁时，感情破裂的父母决定离婚。不久，父亲再娶，母亲再嫁，继父和继母都带来一个漂亮的娃娃。再组家庭的父母仿佛忘记了KK，忘记他们曾如何渴望她的降临。她在两个家庭里颠沛流离，待一个月就去另一家。他们似乎对她很愧疚，所以在金钱方面对她很慷慨。当KK十八岁高中毕业，他们一人拿出一大笔钱，打算送她去国外留学。在KK眼中，这更像一场放逐。她没有去留学，而是躲起来开了一家玻璃书店。

也许因为在玻璃器皿里形成，所以她特别迷恋透明的玻璃。

她知道关于玻璃的一切。玻璃在还没有流行以前，是很珍贵的东西。据说，意大利曾经为了保密玻璃制造技术，把所有的制造玻璃的工匠集中起来，送到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生产玻璃，他们终生不能离岛。直到十七世纪，制作大块玻璃的工艺出现，玻璃成了普通的物品。

翌日，我去接KK出院，发现她不在病房里，我根据护士的提示找过去，看到她正在一群穿着病号服的小孩儿中唱歌。其中一个光头小女孩对她很熟悉，像树袋熊一样趴在她身上。

KK见到我，招呼我过来讲个故事。我讲我的故乡大草原，说我还襁褓中时，被一只老鹰抓起来，飞了一阵，幸亏我妈反应迅速，捡起一块石头砸中老鹰，然后接住从空中掉下的我。

KK在孩子群里笑得东倒西歪。

我们走的时候，小孩子依依不舍，那个小女孩一直问KK什么时候再来。KK刮一下她的鼻子，说：“我们不是每周都来吗？要听医生的

话，乖乖吃药，乖乖治病哦！”

我才知道，KK经常不在书店，是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活动。我想到她的身世，她本来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却被科技改变了命运。而她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却又不被好好珍惜。她本来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世界抱有恶意，却最终选择释放善意。

“你说，这个世界需要我吗？”KK问，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便自己说下去了，“我做这么多事，只是想感受到这个世界是需要我的。”

谈话间，我们已经回到了书店。她在门口挂了“书店整修，暂停营业”的牌子。

白天看，书店里更混乱，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书和尖锐的玻璃碎片。

“我会请保洁公司来清扫，新的玻璃书柜大概要一个月才能运到。书店重新营业后，我再通知你来上班。如果这期间你找到其他工作要辞职的话，只需要提前跟我说一声。”

说完这句话后，KK就再也没联系我。

一个月后，我仍然没收到KK让我回去上班的消息，我不安地回到书店，看到工人们正在挂招牌，不再是书店，而是一家连锁蛋糕店。我上前一问，原来连店主都换了。

我感觉KK不会是一声不吭便关门大吉的人，可是她的手机打不通，发短信不回。万般无奈之下，我想到医院里那个和她好像很熟的光头小女孩。

“KK姐姐……”小女孩一副快哭的样子，“我的病治了很久都没治好，爸爸说家里没钱了，只能让我出院，可是KK姐姐看到了，她捐了一大笔钱出来，然后就再也没来过。”

我想到已经易主的书店，想到KK说“只是想感受到这个世界是需要我

的”，想到一个瘦小而年轻的女孩竟然有这样盛大的勇气，便觉得内心犹如有一千根针刺着，很疼。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KK了，一年又一年，直到大四那年，我到珠海的一家工厂里实习。我是一个车间的质量监督员，负责一百号人流水线作业的抽样检查。

车间的空气不好，我常常待不久便觉得胸闷，更别提那些一站就一整天的工人。他们都穿着清一色的工装，因为这里只强调效率和质量，不允许多作攀谈，几乎人人面无表情。我来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认识几个人。

有一天A区忽然传来一阵惊呼，天花板上的风扇掉下来，一个女孩推开风扇正下方的人，腿被砸伤了。我跑过去抱起对方，一看便愣住了，竟然是KK。

她亦没有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相遇，眼神复杂。

她的伤并不严重，只需要休养几天。我每天都去看她，说起她不告而别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比如在她走后，我经常去看那个光头小女孩，她等到了合适的骨髓，准备做移植手术，以后会健康长大。

KK的脸上浮起一抹喜色，不过很快又涌上痛苦。

面对我的快乐，她泼下一盆冷水：“其实我不像你想的那样美好。”

这是她南下的原因。

以前，她常常偷跑到弟弟就读的小学附近，看妈妈来接弟弟放学。无他，只是想怀念下以前自己放学时快乐地冲进妈妈怀抱里的时光。书店整修期间，她去得越来越频繁。有一天，妈妈很晚都没来，弟弟站在学校门口焦急地左顾右盼，一个陌生的叔叔和他打了个招呼，他疑惑地跟着叔叔走到附近的停车场。她远远看着，看到弟弟到偏僻的停车场后往车里看了一眼就不愿意上车，剧烈地挣扎。她本来

想出声喝止，可是就在那一刻，弟弟的脚蹬碎了车窗玻璃，她看着布满裂纹的玻璃，迟疑了一瞬。那一瞬后，车已经驶远。

那一瞬间，她不是我熟悉的KK。

她小心翼翼地问：“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回到家里，也像才知道一样难过。我到处寻找线索，查到网上有人在珠海见过他，于是来到这里，一边工作，一边找他。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看着KK清澈的目光，我无法撒谎，轻轻地点了点头，但是我接着说：“即使玻璃是透明的，最初也不过是普通的沙子。我不在乎曾经，只在乎结果。”

我开始陪KK寻找她的弟弟，我们四处发传单，在报纸上登广告。我们跟着警方找出不少小孩儿，但其中没有KK的弟弟。有时，KK会被一些被拐小孩儿失去生命的新闻吓得瑟瑟发抖，却堵住嘴巴不哭出声音。

十二月的时候，我带KK去看冬天的海，海看起来阴暗暴躁。我一个不注意，她便跳进海里，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拼命地游泳，仿佛直到筋疲力尽才能忘记忧伤。

我为她挤干头发上的海水，轻声建议：“KK，我们回去吧。小光头的骨髓移植手术成功了，一直想再见你一面。”

KK咬唇说好。

我们登上漫长的旅程，抵达雪中的城市，提了一堆营养品，去医院看望光头小女孩。小女孩换病房了，我去护士站询问的时候，KK在大厅里等我。等我回去的时候，她又不见了！

我很怕，怕这次不见又是数年，在医院里上上下下地找她，最终在路过洗手间时，听见一名走出来的清洁工嘀咕着：“这小女孩有什么伤心事啊？怎么在里面哭了那么久？”

等到洗手间里没有其他人，我才冲进去，拍着里面传来哭泣声的

那扇门。

KK哽咽地告诉我，她在大厅看到妈妈拉着弟弟的手来排队挂号。妈妈知道她在四处找弟弟，竟然没有告诉她弟弟回来了，任凭她在外流浪。

妈妈没有看见她，但弟弟看见了，偷偷跑到她面前，嫌恶地说：“那天，我从车上的后视镜里看到你了，你明明在那里，却没有帮我。我被警察救回来后，告诉妈妈，妈妈气坏了，一直说你本来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以，麻烦你消失好不好？”

KK决定离开。光头女孩的爸爸见KK回来，硬塞给她一张银行卡，里面存着当初KK给他们的钱。在女孩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打算放弃，KK的帮助让他们坚持下来，终于等到了幸福的结局。现在，他们卖了房子，凑足了钱，还给KK。

KK说，她要去玻璃的城市，北海道西南部的小樽。小樽最出名的是玻璃工业，那里有一座玻璃工房，游客可以在里面看到玻璃的制造工序，还能自己参与制作。

我回学校准备毕业论文，毕业的时候，收到KK寄来的一件礼物，是一件玻璃工艺品，用一片片很小的不同颜色的玻璃片贴成一个立体的心，我数了数，一共有七种颜色。

KK在信上说，普通的玻璃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就能呈现不同的颜色。加入氧化铬，玻璃就会是绿色的；加入氧化钴，玻璃就会是蓝色的；加入二氧化锰，玻璃就会是紫色的……

“我本来是一块普通的玻璃，透明得几乎没有存在感，遇见你，才拥有了斑斓的颜色。”

我记住了来信的地址，着手申请留学的奖学金。

多年以前，意大利的玻璃工匠最终离开那座岛，多年以后，她不会永远一个人住在玻璃的孤岛上。

